

許鈺輝教授《尚書》學之成就與貢獻

蔡根祥*、朱愛玲*

摘要

許鈺輝教授於民國 107 年辭世。許教授是臺灣地區第一位以《尚書》為專題研究，撰寫博士論文而獲得博士學位者。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除《尚書》外，文字學、《史記》、訓詁等各方面都有輝煌的成果，而各學術範疇與《尚書》的研究，互補互助，相輔相成。

許教授一生也從事教育，在大學教授《尚書》，也指導學生撰寫《尚書》的研究論文；由許教授指導的學生，一脈相承而研究《尚書》者，在臺灣地區是人數最多的，可見其推動《尚書》研究的貢獻。

本論文首先列述其《尚書》研究之著述成果，再就其研究《尚書》的獨到眼光、研究方法，舉例以說明。然後指出對《尚書》的研究，從經學而延伸到文學，具有開拓之功。而對《尚書》歷史資料的整理，對後人研究《尚書》而言，得到極大的方便與幫助。最後列出許教授所指導研究《尚書》為學位論文的生徒，以見其為《尚書》承先啟後之功。以此作為許鈺輝教授在《尚書》學研究脈絡中的歷史定位。

關鍵字：許鈺輝、《尚書》學、〈泰誓〉、《尚書》與文學。

*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教授

* 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

Th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of Professor Xu Tanhui's Study of *Shangshu*

Tsai Kenh-siang* ; Chu Ai-ling*

Abstract

Professor Xu Tanhui (許錢輝) passed away in 2018.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aiwan who wrote a doctoral dissertation with *Shangshu* (尚書) as its special topic, and obtain a doctorate. He has been engaged in academic research all his life. In addition to *Shangshu*, he has also made brilli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Philology, Exegesis, and *Shiji* (史記). These fields are complementary with his *Shangshu* research.

Professor Xu has also been engaged in educatio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taught *Shangshu*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also instructed students to write research papers on *Shangshu*.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studied *Shangshu*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m are the largest, which shows his contribution in promoting *Shangshu* research.

This article first lists the writing results of his research on *Shangshu*, and then give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is unique vis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Shangshu*, and then points out how his *Shangshu* study extends from that of classics to literature, which has pioneering credits. His sorting of historical data of *Shangshu* is of great convenience and help for future generations. Finally, we list the students who studied *Shangshu* as a dissertation topic under his guidance as an index to show how successful his teaching of *Shangshu* study is. That is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Professor Xu Tanhui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udy of *Shangshu*.

Keywords: Xu Tanhui, *Shangshu*, teaching Chinese Classics, History of *Shangshu* study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Master of Chinese Classics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壹、前言

許鈺輝教授祖藉廣東梅縣，民國 23 年生，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 日仙逝，享壽 85。許教授的逝世，可以說是臺灣地區學術界的一大損失，更是臺灣地區研究《尚書》方面的一嚴重損耗。許鈺輝教授對於文字學研究，在學術界早就享有盛名，素有「文字學巨擘」之美稱。對資歷比較淺的「中文人」而言，甚至有人不知道許教授專精《尚書》之學，在《尚書》學上的研究有卓越之貢獻。

許鈺輝教授於 1970 年由林尹、高明兩位先生指導，以《先秦典籍引《尚書》考》論文，取得國家文學博士，這本以《尚書》研究為題的論文，是臺灣地區第一本以《尚書》研究為主題而取得的博士學位的論文。之後，許教授即以此為基礎，對《尚書》之各個向度作更深入而精闢的探討，而且也為《尚書》研究留下甚為豐富之整理成果：一方面為後學開闢出研究《尚書》的道途，也為《尚書》研究奠定相當厚實之基石。

而且許教授在大學執教多年，培養指導出不少不恐懼《尚書》進而研究《尚書》的後晉，在推動《尚書》教學與研究上，亦自有其應有的歷史定位。茲為文論述許鈺輝教授對臺灣《尚書》研究之貢獻與成果。

貳、許教授研究《尚書》之成果

自 1970 年以後，許教授對《尚書》研究，筆耕不輟，寫成《尚書》專著 8 部，單篇論文 19 篇。茲列舉如下：

專書部分分別為：

專書名稱	著錄
《先秦典籍引《尚書》考》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第 154 種，1970 年 10 月。
《六十年來之《尚書》學》	正中書局，1972 年 5 月。
《書經導讀》	（張建葆、許鈺輝教授合著）康橋出版事業公司，1979 年 4 月。
《國學導讀－《尚書》》	三民書局，1993 年 9 月。
《尚書述要》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9 年 10 月。

《《尚書》論著目錄》	國立編譯館主編，洪葉文化出版社，2000年。
《《尚書正義》分段標點》	國立編譯館主編，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
《《尚書》著述考》	國立編譯館主編，鼎文書局，2003年。

單篇論文部分：

論文名稱	發表刊物、處所、時間
〈「先秦典籍引《尚書》考」提要〉	《木鐸》第3、4期，頁91-98，1975年11月。
〈研讀《尚書》的方法與途徑〉	《學粹》第18卷第1、2期，頁16-18，1976年4月。
〈〈泰誓〉疏證之一——先秦〈泰誓〉〉	《慶祝潘石禪先生七秩華誕特刊》，1977年3月。
〈〈泰誓〉疏證之二——今文〈泰誓〉疏證〉	《木鐸》第7期，頁63-88，1978年3月。
〈偽古文〈泰誓〉疏證〉	《木鐸》第8期，頁131-149，1979年12月。
〈《尚書》與文學〉	《古典文學》第4集，頁1-47，1982年12月。
〈「誓以訓戎」辨〉	《中國學術年刊》第10期，1989年2月。
〈王先謙「伏生《尚書》二十九篇無太誓說」衍議〉	第二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1996年3月。
〈《說文》引《尚書》例述〉	《紀念魯實先先生逝世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21，1997年12月。
〈《尚書》的經學要義與史學價值〉	《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年刊第五期》，頁47-70，1997年12月。
〈古代帝王嘉言懿行的最早紀錄——《尚書》〉	《國文天地》第164期，頁11-13，1999年1月。
〈〈太誓〉版本考述〉	《東吳大學中文系學術討論會論文》，1999年3月。
〈吾愛吾師，吾師即真理——魯實先先生《尚書》學記要〉	《書目季刊》第33卷第3期，頁75-80，1999年12月。
〈〈太誓〉考辨〉	《東吳中文學報》第6期，頁1-17，2000年5月。
〈《說文》訓詁條例之四——《說文》引經例述（以引《尚書》為例）〉	《第六屆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6，2003年3月。

書》例為說）〉	
〈「舜讓于德弗嗣」考〉	《孔仲溫教授逝世五週年紀念文集》，2006年1月。
〈《尚書·堯典》的政治思想與和合精神〉	《第四屆海峽兩岸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0月5-8日。
〈高仲華先生《尚書》學述要〉	《高明教授百歲冥誕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9年10月。
〈與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以《尚書·堯典》命官之涵義為例〉	《慶祝黃錦鉉教授九秩嵩壽論文集》，2011年6月。

透過這些論文的闡釋，將自古以來視為「詰屈聱牙」的《尚書》，變得平易近人，清晰而深入，能導人進入《尚書》經學之門，為初學入門者提供有趣之歷史導讀入門，也為深入研究者提供其多年研究心得，使臺灣地區《尚書》學的研究傳播延續，蓬勃發展。

從以上所列出的許教授所著述的《尚書》研究成果，可以將之歸納為以下五種內容：

- 一是《尚書》概論著作：包括《書經導讀》、《國學導讀——《尚書》》、《尚書述要》、〈研讀《尚書》的方法與途徑〉、〈古代帝王嘉言懿行的最早紀錄——《尚書》〉、〈左史記言或記事〉等。
- 二是《尚書》學學術專著：以《先秦典籍引尚書考》為最核心，還有〈〈泰誓〉疏證之一——先秦〈泰誓〉〉、〈〈泰誓〉疏證之二——今文〈泰誓〉疏證〉、〈偽古文〈泰誓〉疏證〉、〈《尚書》與文學〉、〈「誓以訓戎」辨〉、〈王先謙「伏生《尚書》二十九篇無〈太誓〉說」衍議〉、〈〈太誓〉版本考述〉。
- 三是《尚書》義理與內文涵義之闡釋：如〈《尚書》的經學要義與史學價值〉、〈「舜讓于德弗嗣」考〉、〈《尚書·堯典》的政治思想與和合精神〉、〈與師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以《尚書·堯典》命官之涵義為例〉。
- 四是個別學者之《尚書》學術研究：如〈《說文》引《尚書》例述〉，是探究漢代號稱「五經無雙」的許慎對《尚書》的認知與運用，〈《說文》訓詁條例之四——《說文》引經例述（以引《尚書》例為說）〉是從訓詁學的角度來看許慎的《尚書》學，〈吾愛吾師，吾師即真理——魯實先先生《尚書》學記要〉、〈高仲華先生《尚書》學述要〉是闡述許先

生兩位老師的《尚書》論說的。

五是《尚書》研究資料的整理：《《尚書正義》分段標點》、《六十年來之《尚書》學》、《《尚書》論著目錄》、《《尚書》著述考》。

許鈺輝教授《尚書》學的研究，奠基於其博士論文《先秦典籍引《尚書》考》；論文取一百零五種先秦典籍，加以分類考辨，其中漢以後人所偽託者四十四種，後人輯佚者二十九種。從中搜尋耙梳出引《尚書》三百七十五條，排除其中偽書引《尚書》三十二條；輯佚書引《尚書》十條不計，先秦典籍引《尚書》總計三百三十三條。總此三百三十三條共引《尚書》四十五篇，其中三十三篇在〈書序〉百篇之內，十二篇在〈書序〉百篇之外。

許教授考辨先秦典籍引《尚書》三百三十三條，立說十八項，證成舊說七項，正前賢之失二十三項。而其中「先秦《書》未有定本」一則，曾引起程元敏教授迴響。

以當時的研究材料及條件而言，在如此多樣的書籍中，披沙檢金般篩選出這些材料來研究探討，可真是磨難艱辛的事，而許教授毅然獨往，貫徹落實，確實可為後學景仰的典範；也難怪許教授後來對於電腦的使用，欣然嚮往，不落人後，因為這對學術研究實在是大大增加了無窮的方便。

經過通考先秦引《尚書》之情狀，其實亦即是對偽古文《尚書》所徵引文句的來源，已經打下地毯式之觀察與對照，因此，對於《尚書》真偽考辨這一主題而論，有堅實而全面的觀照，對於後來的〈泰誓〉篇系列的研究，具有完整紮實的基礎。

參、對《尚書》研究之判斷與方法

許教授《先秦典籍引《尚書》考》博士論文雖然是求取學位而作，然而其中即已表現出其學術的精確性與事理分析的判準性。現舉例以見之：

從明代梅鷟（約 1483-1553）起，研究《尚書》的學者對於《尚書》文句出現於先秦兩漢典籍中的狀況，都非常關心注意：梅鷟、閻若璩（1636-1704）、惠棟（1697-1758）、江聲（1721-1799）、王鳴盛（1722-1797）、段玉裁（1735-1815）、孫星衍（1753-1818）等都曾經深入探求過；也根據這方面的資料與現象，作為偽古文《尚書》辨偽的主要判斷材料。當然，許教授所做的研究工作，又更進一步將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的部分出現於先秦兩漢典籍中，進行觀察

研究，從而得出超越前人的見解。

當然，這種方式的研究，許先生並非第一人，前此有張西堂《尚書引論》¹、陳夢家《尚書通論》²，後此有蔣善國《尚書綜述》³、劉起鈇《尚書學史》⁴等著作，都曾經用相同的方式來觀察，問題是其中精準度如何。

就以大家熟悉的《論語》引《尚書》為例：張西堂所引者只有〈堯曰〉篇兩條，蔣善國也認為只有稱引「《書》云」兩條，陳夢家認為有三條，而劉起鈇歸納出有 9 條，而許教授則耙剔出 10 條，去其重複一條，尚有 9 條。數量上跟劉起鈇相同，而其內容不同，從這不同比較之中，可以看出許教授研究的精準度。先將兩者認定的資料分列如下：

1.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⁵
2.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⁶
3.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⁷
4.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⁸
5.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⁹
6.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¹⁰
7.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¹¹
8.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¹²
9. 舜亦以命禹曰：¹³

¹ 張西堂《尚書引論》（臺北市：崧高書社，民 74 年 9 月出版）。附錄〈尚書逸文〉，頁 243-261。按此書原著作於民國 46 年（1957）。

² 陳夢家《尚書通論》（臺北市：仰哲出版社，民國 76 年 11 月）按：本書原作於 1957，今所據為臺灣翻印版本。書中第一部「尚書通論」第一章〈先秦引書篇〉，頁 11。

³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8 年 3 月 1 版），第二編「尚書的整理」，頁 7。

⁴ 劉起鈇《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6 月 1 版）第二章，頁 11~49。

⁵ 〈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2457。下引文相同。

⁶ 〈論語·為政〉，《十三經注疏》，頁 2463。

⁷ 〈論語·公冶長〉，《十三經注疏》，頁 2475。

⁸ 〈論語·泰伯〉，《十三經注疏》，頁 2487。

⁹ 〈論語·憲問〉，《十三經注疏》，頁 2513。

¹⁰ 〈論語·季氏〉，《十三經注疏》，頁 2520。

¹¹ 〈論語·陽貨〉，《十三經注疏》，頁 2524。

¹²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¹³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10.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¹⁴
11.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¹⁵
12.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¹⁶
13. 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¹⁷

從這十三條資料裡，共同有的 2、4、5、8、9、10、11、12，而 6、13 兩條是劉起釮特有的，1、3、7 三條是許教授所特有的¹⁸。要說明的是第 9 條，劉起釮是獨立的，因為他謂此句下有脫簡，所引原文已逸，¹⁹ 而許教授則以此「舜亦以命禹」屬第 8 條。

如果檢查覈對劉氏的第 6 條材料，他認為孔子引用「周任」之言就是《尚書》之文，而有沒有論證，顯得憑空指陳，證據不足。考之經典之中，《左傳》曾引用「周任」之言兩次，一次是在隱公六年「君子曰」，其文句是在引用「《商書》」之後，再引「周任」之言；另一次是昭公五年，孔子直接引用「周任」之言。再來就是《論語》中所引這一次了。整體考察過程，實際上並沒有證據證明孔子所引「周任」之言出於《尚書》文句。第 13 條也是如此。反觀許教授所特有的第 1、3、7 條，明顯是出自〈皋陶謨〉「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之文，而且是依陳澧（1810-1882）《東塾讀書記》所說定立的，²⁰ 其根據確實無疑。兩相比較之下，可見錢公所論述的《論語》引《尚書》考，比之劉起釮更具精確性。

而許教授對於所論述的材料，具有非常獨到而精確的判斷能力，可謂「一眼覷定」，無所遁形。如所論《荀子·君道》篇中：「《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此句見於今本《尚書·胤征》篇，作「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因為這一條資料牽涉到偽古文

¹⁴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¹⁵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¹⁶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¹⁷ 《論語·堯曰》，《十三經注疏》，頁 2535。

¹⁸ 見《先秦典籍引〈書〉考（上）》，頁 181。又 7《陽貨》條為《論語》重出之章，未計入數。見《先秦典籍引〈書〉考（上）》，頁 177、182。

¹⁹ 參劉起釮《尚書學史》，頁 38。

²⁰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中國籍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卷二，頁 4a，其文曰：「『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也。」

《尚書》的考辨上，梅鷟已早見到，僅指出此文出於《荀子·君道》篇²¹；閻若璩則進而補曰：「《韓詩外傳》作〈周制〉。」²²此一補充所見，閻百詩確勝梅鷟，然而閻氏卻未曾更進而深入探求，發揮其中效用以辨〈胤征〉乃偽古文篇章，至為可惜。

考《荀子》稱「《書》曰」，而《韓詩》則謂之「〈周制〉曰」，稱名有異。許教授於《先秦典籍引《書》考》中論述曰：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輝案：此《周書》逸文。《韓詩外傳》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卷六）考《韓詩外傳》上下文義，與《荀子》大同，蓋《外傳》之說本之《荀子》，而稱〈周制〉，與《荀子》異者，或韓嬰別有所本。周廷案謂《外傳》引《夏書·政典》之文，未得為〈周制〉（見《韓詩外傳校注》），此據偽古文為說，非是。……偽古文〈胤征〉云：「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襲取此引《周書》逸文為之，而稱「政典」者，蓋有鑑於《外傳》引稱〈周制〉，並據外傳改「及」字，故示其異於《荀子》所引耳。²³

許教授亦以為此乃《韓詩外傳》抄錄《荀子》之言，蓋荀子時代早於韓嬰故也。韓嬰既抄錄《荀子》之文，而於「《書》曰：先時……」之句，變稱「〈周制〉曰」，當是別有所據，然其所據為何，今不得而知。許教授以為此「《書》曰：先時……」之文乃《周書》逸文，蓋《荀子》僅稱「《書》曰」，無可判準，而《韓詩外傳》稱作「〈周制〉曰」，既稱曰「周」，以理推之，當是《周書》，故認定如此。雖然，此實據理而論，理可信矣。若更進一步來觀察，許教授此一認定，的確是很有見地之論。

考之《荀子》所引「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之語，語意威峻，令嚴責苛，「先時」、「不逮時」皆殺無赦，其執法厲烈，無有貸赦，致死無轉圜，當為軍事法令之屬。比之《尚書》諸軍事誓辭，其類同也；此語所以被偽作《尚書》者收入〈胤征〉篇中，蓋〈胤征〉所記為胤侯率師征討羲和

²¹ 清·梅鷟《尚書考異》（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頁48a。

²²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眷西堂版影印），卷一頁29，第八條，總頁92。

²³ 許錢輝撰：《先秦典籍引書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民國59年，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自印本），第十三章，《荀子》引《書》考，頁181B。

之事，亦軍事誓辭故也。

《韓詩外傳》引稱「周制」，「周制」一詞，他處未見，其義不可考。以訓詁之學觀之，此「制」字當通作「折」，「折」即是「誓」，聲通而用。然則所謂「周制」者，當即「周誓」。古籍之中，「制」「折」相通，其例甚繁。列舉如下：

《尚書·呂刑》：「制以刑。」《墨子·尚同中》引作「折」。今證之《郭店簡·緇衣》篇第 26 簡引〈呂刑〉之文，亦同作「折」（見右圖）。²⁴ 〈呂刑〉：「哀矜折獄。」《鹽鐵論·詔聖》篇引作「制」。〈呂刑〉：「哲人惟刑。」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又參考《論語·顏淵》「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云：「魯讀折為制。」《文選·羽獵賦》「不折中以泉臺。」韋昭注曰：「制或為折也。」《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釋文》謂：「制，依字應作浙。」《太平御覽》九三五引制作浙。《史記·項羽本紀》「渡浙江」，司馬貞《索隱》引韋昭云：「浙江，莊子所謂淞河，即其水也。淞、折聲相近也。」²⁵ 至於「折」（哲，音同）之與「誓」通同，其證如下：

考《尚書》之中，多有稱「殷先哲王」一詞。若〈康誥〉篇中兩次稱述「殷先哲王」，又有曰「古先哲王」。〈酒誥〉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今考《逸周書》卷五〈商誓解〉曰：

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穀，登禹之績。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維后稷之元穀，用烝享。在商先誓王，明祀上帝。……亦維我后稷之元穀，用告和，用胥飲食；肆商先誓王維厥故，斯用顯我西土。」²⁶

文中所謂「商先誓王」，即是今《尚書》「殷先哲王」也，「哲」與「折」同聲，與「誓」通用，聲韻訓詁，皆合符轍。然則「周制」者，即是「周誓」；「周誓」者，《周書》之誓辭也。

²⁴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 26 簡，頁 26。

²⁵ 以上「制、折」相通之例證，多參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7 月第 1 版），P644～645。

²⁶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臺北市：臺灣中華，1966）卷五，頁 31。



復尋《史記·周本紀》記載武王觀兵盟津之事，其中多有號令軍士之辭。其文曰：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²⁷

而《史記·齊太公世家》中，亦有相同之記載，而文辭稍簡。其言曰：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²⁸

上述兩段載文，其中誓辭「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相同，而〈齊世家〉謂之〈太誓〉。文中「後至者斬」之語，其義與「不逮時者殺無赦」一致，而其施行威用，號令必行之勢，與《荀子》、《韓詩外傳》所引「先時者殺（死）無赦，不逮（及）時者殺（死）無赦」無以異也。可見《荀子》所引「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蓋即先秦《周書·太誓》之逸文，其後韓嬰抄錄之時，別有所見，知為《周書》誓辭，遂易稱「周誓」，轉寫作「周制」也。許教授一眼確定此為「周書」逸文，雖尚未暇進行仔細分析，然其定性之功，已然確立。

許教授以《先秦典籍引《書》考》為磐石基礎，進而專注於古文、今文、偽古文皆有相關之〈泰誓〉篇進行考證，遂撰寫為〈泰誓〉疏證三篇論文。

〈泰誓〉一篇，先秦本自有之，其後逸失，至漢代又有「〈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以入《尚書》篇列。東漢馬融曾懷疑說：「〈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稽其事頗涉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並舉出先秦典籍如《春秋》、《國語》、《孟子》、《孫卿》、《禮記》等書中所引古文〈泰誓〉語句，均不見於漢代今文後得〈泰誓〉中，而晉人偽造晚出《古文尚書》中有〈泰誓〉三篇。故而歷來諸多經學家為辯論其真、偽。

²⁷ 漢·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卷一〈周本紀〉，頁18。下註文同。

²⁸ 《史記會注考證》，卷一〈齊太公世家〉，頁1147。

清初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曾為〈泰誓〉論述，針對《古文尚書》之〈泰誓〉提出駁正，其言曰：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²⁹

閻若璩復據馬融所疑，釐析其中問題曰：「梅賾忽獻《古文尚書》，有〈泰誓〉三篇，凡馬融所疑不在者，悉在焉。……故《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³⁰ 至於後來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等《尚書》專著，對〈泰誓〉一篇均有不同之處理方式，或為之收集歸納，或摒而不用。許教授則將之區別為「先秦〈泰誓〉」、「漢〈泰誓〉」、「偽古文〈泰誓〉」三部分，分別為之蒐羅考校，著為專篇，遂使此一歷史學術公案，確然可成定讞。

許教授乃文字學大師，曾在所著《文字學導讀》中提及：

中國文字學是一切學術的基礎，不通文字學，無法閱讀古籍，也就無法了解古聖先賢的學術思想，以及中國文化的演變，專研中國文字學的目的，除了文字的本形本義及文字形體演變外，還有就是解決古籍上的疑難，因為有了文字學基礎，就可利用甲骨文、金文的資料，去解決古籍中的疑難。

復引用清人張之洞（1837-1909）《書目問答》中語句曰：「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³¹可見研究文字學目的之一，即在利用古文字學以解決古籍中的疑難，古之稱文字學為「小學」，其義即在於此。

許教授為此理念之篤實踐履者，其《尚書》研究即隨時運用文字學所欲

²⁹ 清·顧炎武《日知錄》（《四庫全書》本），卷二，〈泰誓〉條。又引曰：「蔡氏曰：『〈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³⁰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眷西堂版影印），卷一頁24，第七條。總頁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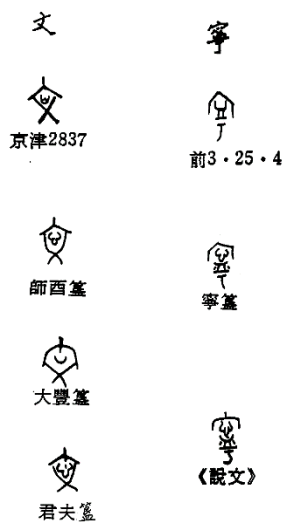
³¹ 清·張之洞《書目問答》（北京：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集部，總頁192。〈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

研究之古籍疑難。其在〈「舜讓于德弗嗣」考〉一文中，即是根據古文字以解決「台」、「嗣」之異文涵義。

許教授曾在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中作演講「讀經經驗談-以讀《尚書》為例」主題，其中即舉出〈高宗彤日〉之說，〈書序〉謂：「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而根據甲骨文「彡」（彤）字之用法，「彡」（彤）之前人名乃被拜祭者，可知「高宗彤日」並非高宗拜祭成湯，而是祖庚拜祭高宗；此說雖源於王國維（1877-1927），然而乃許教授所推許者。

又〈君奭〉篇「割申勸寧王之德」、「寧王」、「寧考」、「前寧人」等「寧」字，則極力推崇清代吳大澂（1835-1902）據銅器所得之考證，證明「寧」字本即是「文（忝）」，「寧王」、「寧考」、「前寧人」本即是「文王」、「文考」、「前文人」。（參考右圖）

凡此皆可以見得許教授文字學專業與其《尚書》研究，是相互融貫，彼此支持，體認「由小學入經學，其經學可信」的真實性。



肆、開拓《尚書》之研究方向—文學性

《尚書》不止是經書，也是史書，亦為我國文章中「散文之祖」；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為我國文體之根源，是以許教授由經學而文學，從《尚書》論述文體之流行。於是有〈《尚書》與文學〉之論文，更進而論議《文心雕龍·詔策》「誓以訓戎，誥以敷政」中所言「誓以訓戎」之說是有不周延的情況，此即是根據《先秦典籍引《書》考》之觀察所得。

蓋古代所有稱「誓」之篇章，除《尚書》中〈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等「訓戎」之文外，先秦典籍引《尚書》「誓」辭者，凡二十四條，其中有另篇〈湯誓〉，為商湯為大旱禱雨之辭，見《國語·周語上》引〈湯誓〉之文：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

同樣的文字也見於《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

〈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而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

《呂氏春秋·順民》篇則認為此段文字乃商湯禱雨之詞，與上文《墨子》所引同，其文曰：

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斷其爪，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這一段文字，也見於《論語·堯曰》篇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綜合以上資料，許教授充分地判斷《國語·周語》所引的〈湯誓〉文句，與《墨子》所引用的〈湯說〉（其實〈湯說〉也就是〈湯誓〉）³² 都是商湯禱雨之詞。從而得知，「誓」不單止用於軍旅，也用於上帝鬼神禱誓。

又《墨子·尚賢中》篇也曾引用一段〈湯誓〉之文曰：

聿求元聖，與之勳力同心，以治天下

從《墨子》的前後文句中，可知此段是徵求天下賢能之士共同輔助天子來治理國家的，是對臣民所發表的言論。不是對軍旅的訓辭，也不是向上帝鬼神祈禱的誓辭。何況在《逸周書》中，本有〈商誓〉一篇，乃武王伐紂成功後，誓誥商臣民之辭。

總此而觀之，可見稱「誓」文之用，以先秦典籍所有引用《尚書》之「誓」文考之，「誓」文之用有三：一是對上帝鬼神禱誓之詞，一是向軍旅誓師之詞，一是與臣民誓誥之言。如此，可得知《文心雕龍》所說「誓以訓戒」之說，雖非全錯，而實失諸一偏，並不是正確的認知。

³² 詳見許錢輝〈「誓以訓戒」辨〉一文。《周禮·春官·太祝》云：「掌六祈：……六曰說。」又《禮記·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可見「誓」辭可用於祭祀；而「說」亦為祈禱誓詞之一類。

伍、整理《尚書》研究之文獻資料

許教授對《尚書》之貢獻，除了本身研究《尚書》，探討相關學術問題之外，還花費相當多心力，整理保存《尚書》研究的資料目錄，俾使後人學生能之所採取，省去盲目摸索之精力耗費。於是，在 1972 年出版《六十年來之《尚書》學》。

這本書是從民國肇始至民國六十年來，學術界對《尚書》研究之成果著錄，其內容分為二部份：

其一是書目，著錄民國以來有關研究《尚書》著作，共三百八十四種，依內容性質，分成考據、義理、注釋、序跋、翻譯五類。

其二為名著內容述要，選擇二十七家，四十六種，羅列立說相異者，摘錄要旨，比較異同，以略見當時研治《尚書》學之成就。

並且歸納六十年來研治《尚書》成就有三：其一是疑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並辨明其著成時代；其二為運用地下材料，駁正〈書序〉之誤說；其三乃運用甲骨、彝器之史料，說解《尚書》，不囿於家法門戶之見。為《尚書》學史保留民國時期研究材料。

又於 2003 年出版《《尚書》著述考》一書；蓋治學必先治目錄，既有目錄之後，方能按圖索驥，蒐集所需資料，而後始能進行研究。為方便研究《尚書》者，檢索參考歷代有關《尚書》之著述資料而編輯；收錄資料，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中外有關《尚書》之論著，舉凡專書、單篇之序跋、題記、讀後、例言、提要、解題等，均為收錄之範圍。而遠至於日本、韓國以中文寫作，亦收錄之。取材來源：包括史志、書目、提要。歷代史志始《漢書·藝文志》，迄於《清史·藝文志》。蒐羅之廣，當時無出其右。

陸、對《尚書》研究之教學與承傳

許教授既是經師，更是人師。從臺南師範學校卒業之後，分發至內埔豐田國校為小學教員，就讀研究所時，也曾在高中教書。先生於杏壇服務前後五十三年（1963-2016），先後於臺灣師大、文化大學、東吳大學、臺北教育大學等校任教，教授學生門人無數。

而在《尚書》學上，許教授的另一大貢獻，就是推動《尚書》學教育，為「詰屈聱牙」的絕學，上接前賢，下栽桃李，開枝散葉，桃李滿門。許教授所指導博、碩學位論文者將近百位，其中以《尚書》為研究主題者就有 8 位，包含博士論文三篇：

蔡根祥	〈宋代《尚書》學案〉	臺灣師範大學 82
許舒絜	〈《尚書》與古文字資料合證〉	臺灣師範大學 99
林啟新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簡文《書》類綜合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 105

碩士論文六篇：

曾榮汾	〈〈呂刑〉研究〉	臺灣師範大學 63
駱文琦	〈《漢書》《尚書》說考徵〉	臺灣師範大學 69
蔡根祥	〈《後漢書》引《尚書》考辨〉	臺灣師範大學 72
鄭裕基	〈〈堯典〉觀象授時疑義述辨〉	臺灣師範大學 75
歐慶亨	〈三國《尚書》學考述〉	臺灣師範大學 76
夏 鄉	皮錫瑞《尚書》學述	臺灣師範大學 91

從研究內容來看，主要是《尚書》學史的研究：駱文琦根據《漢書》來研究西漢部分《尚書》學傳授情形，並探討班固之《尚書》學說所屬家派。蔡根祥據《後漢書》以研究東漢部分《尚書》之傳授源流，並探討范曄《尚書》學之派屬，兼論偽古文《尚書》出現之時代。歐慶亨研究三國時代。而蔡根祥博士論文研究涵蓋整個宋朝時期《尚書》學者之學說派別，並作成「學案」模式以見其脈絡。另外許舒絜、林啟新所研究，就是《尚書》與古文字、出土材料相關的研究；這都是鈇公所嫻熟的研究路數。雖然就數字而言，看起來並不算多，不過，正如「愚公移山」般，其身雖沒，有弟子存焉，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就以蔡根祥任教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來說，所指導的學生研究《尚書》已畢業者，已經有一位博士，十位碩士，尚有兩位博士生、數位碩士生正在撰寫《尚書》研究論文。蔣秋華教授曾於所著「五十年來的經學研究·《尚書》研究」中提及，以指導教授而言，許鈇輝教授為最多。可知許教授對於《尚書》學術研究之教育與傳播，承先啟後，影響可謂深遠。

柒、後語

許鈺輝先生曾在〈《尚書》的經學要義與史學價值〉文中，對於《尚書》的涵義作了解釋說：

《尚書》是經學，『經』最重要的一點是在行為的實踐上，它不是知識的，它是表現在日常的行為上，說得再好，不能做到，就遠離《尚書》，遠離經學。

許鈺輝教授於私「學不厭」，於公「教不倦」，其言教、身教，是經師，亦是人師。哲人雖已萎，典型如在目，永遠留下最佳的經學研究典範。至少在臺灣地區《尚書》學研究的脈絡上，自有其應該確定的歷史定位。

參考文獻

一、古籍文獻

周·孔子及門弟子：《論語》（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十三經注疏》）。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音義，《春秋左傳注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4冊。

戰國·荀子：《荀子》（臺北市：中華，《諸子集成》，1983年）。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日本·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雄市：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漢·韓嬰：《韓詩外傳》，《四部叢刊》（臺北市：臺灣商務，1967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市：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臺灣：藝文印書館，重刊宋本）。

晉·孔晁注，《逸周書》，《四部備要》（臺北市：臺灣中華，1966）。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明·梅賾：《尚書考異》（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1985）。

明·梅賾：《尚書考異》（臺北市：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全書本）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眷西堂本）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

清·王鳴盛：《尚書後案》（清·阮元編刊、民國·王進祥重編，《重編本皇清經解》，第4冊），

清·孫星衍校：《尚書考異》（《平津館叢書》，臺北：藝文，1967）。

清·紀昀總纂：《四庫總目提要》（《欽定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3）。

清·陳澧《東塾讀書記》（北京：中國籍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清·張之洞《書目問答》（北京：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刻本）

二、近人著作及出土資料：

王 輝：《古文字通假釋例》（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93年4月初版）。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初版）。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高 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7月第1版）。

張西堂《尚書引論》（臺北市：崧高書社，1985年9月出版）。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

陳夢家《尚書通論》（臺北市：仰哲出版社，1987年11月）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6月，第一版）。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1版），